

麥子

刘庆邦



中国经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刘庆邦

麥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子/刘庆邦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 8

(中国短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4496-9

I. ①麦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2709 号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 征

统 筹:郑 理

特约策划:杜 晗

责任编辑:方 铁

装帧设计:丁威静

麦子

刘庆邦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40,000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496-9/I·3492 定价: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0539-2925636

目录

遍地白花·····	1
梅妞放羊·····	19
响器·····	39
幸福票·····	61
谁家的小姑娘·····	81
鸽子·····	99
拉网·····	119
车信儿·····	139
信·····	159
麦子·····	179
黄花绣·····	197
到处都很干净·····	217
种在坟上的倭瓜·····	239

遍地白花

收秋之后，村里来了一个女画家。不知女画家是从哪里来的，她一来就找了一家房东住下了。地里没了庄稼，村里没了葫芦架，树上的果子也摘光了，背着箱子而来的女画家不会有什么可收获的。这让厚道的村民略感歉意，认为女画家来晚了，错过了好时候。女画家要么春天来，要么夏天来，最好是收秋之前来。这会儿场光地净的，要红没红，要绿没绿，要金黄没金黄，有什么可画的呢？人们估计，女画家住不了两天就得走。

好几天过去了，女画家没有走。她每天这儿转转，那儿瞅瞅，瞅准一个地方，就打开挺大的画夹子画起来。女画家画了什么，村里人当成彩物，很快就传开了。女画家画了张家古旧的门楼子，画了王家一棵老鬼柳子树，画了街口一座废弃的碾盘，又画了一辆风刮日晒快要散架的太平车，等等。

这些东西都是有主儿的，女画家每画到谁家的东西，这家的
人一开始稍稍有点紧张，不知外面来的女人用长尺一样的目
光量来量去，究竟要把他们家的东西怎么样。女画家作画时，
这家必有人在一旁守着，女画家画一笔，他们看一笔。待女
画家把画作完了，他们把东西和画对照了一下，才知道女画
家并不是原封不动把东西搬到画纸上，他们家的东西还存
在着，一点儿都不少。这样他们才放心了，并渐渐露出了
微笑。

村里人难免对女画家的画作出一些评价，他们评价什么
画，只能拿所画的对象作参照物，进行比较。比如张家的门
楼子，据说修建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，门楼子高大而坚固，下
面还有长长的过道。门楼子上面的瓦是乌黑的，有的瓦片上
起着梅花一样的斑点。瓦缝之间长着一株株发灰的瓦楞草。
楼脊子两端高耸的蹲兽，被风雨剥蚀得少鼻子没毛，只剩
下大致的轮廓。只有大门两侧的砖雕还算清晰。这一切女画
家都画到了，但有人说画得很像，有人说画得不像；有人说把
门楼子画高了，有人说画低了。还有人特别指出，瓦当上
是有篆字的，女画家没有画出来，显见得是忽略了。

女画家不在乎人们的任何评价，该怎样画还怎样画。

太平车的主人是一位年迈的老汉。老汉苦挣苦攒，一辈
子都巴望有一辆太平车。太平车还没挣到，一切都归公了，
自家不兴有车了。等到公社解散，分田到户，各家可以买私

车时，车都变成了胶皮轱辘，四平八稳的木制太平车用不着了。尽管如此，队里分东西那会儿，老汉还是把一辆太平车要下了。太平车就在老汉家的屋山头放着，夏天淋雨，冬天落雪，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有人劝老汉把太平车砸了卖钉，拆掉当柴，老汉只是舍不得。老汉正不知怎样处置这辆太平车，女画家把太平车相中了，画下来了。老汉没有像别的人那样，在女画家后面站成木桩，看人家作画。老汉只往画面上看了一眼，就像得到最终结果似的，到一旁蹲着去了。老汉认定女画家是大地方来的人，说到天边，还是大地方的人识货啊！倘画家是个男的，老汉定要把画家请到家里，喝上两盅。画家是个女的，老汉只能用手巾包上几枚新鲜鸡蛋，给女画家送去。女画家夸老汉的鸡蛋好，要付给老汉钱。老汉当然不会收钱，老汉说他的鸡蛋不值钱，女画家的画是千金难买。

老汉的说法使全村人都对女画家高看起来，回到各家的院子里，他们转着圈儿东看西看，把石榴树、柴草垛、鸡窝、树身上的一块疤拉眼，墙上挂着的红辣椒串子，甚至连头顶的天空停着的一块云，都看到了。这些他们过去看似平常的东西，说不定经女画家一看，就成了好看的东西；经女画家用笔一点，成了一幅画。凡是被女画家取过材的人家，都像中了彩一样，神情有些骄傲。还没有被女画家画过东西的人家，也希望着女画家能到他们家里画一回。

小扣子是热切盼望女画家到他们家作画中的一个。

自从女画家来到这个村，小扣子天天跟着女画家转悠。女画家走到哪里，他也走到哪里。女画家看什么，他也看什么。女画家停下来作画，他就悄悄地凑过去，从第一笔看起，一直看到女画家把一幅画作完。可以说女画家到这个村所作的每一幅画，都是在小扣子的注视下完成的。谁要是问女画家哪天在哪里画了什么画，只要问小扣子就行了。不过没人问小扣子。就是有人问小扣子，他也不一定回答。小扣子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。

这天早上，小扣子一爬起来，就满村子追寻女画家去了。女画家是个勤快人，不睡懒觉，每天一开始就作画。所以小扣子也不再睡懒觉。小扣子家有一只黄狗，黄狗本来正和几只鹅在一块儿呆着，见小扣子出门，它不跟鹅们打一声招呼，马上随小扣子颠儿了。黄狗是小扣子的忠实伙伴，它跟小扣子总是跟得很紧。太阳还没出来，空气里有一层薄薄的霜意。公鸡在叫，雀子在叫，一些人家做早饭的风箱也在叫。村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火味儿。这种烟火味儿是很香的，但你说不清是哪一种香。有人家烧麦秸，有人家烧豆叶，有人家烧芝麻秆，有人家烧苹果枝子，有人家或许烧的是甜瓜秧，等。每样柴火散发一种香，各种香汇集到村街上，就形成了这种混合型的醇厚绵长的人间烟火味儿。村里人原来并不觉得烟火味儿怎么香，而女画家一进村就闻出来了，她说，哎

呀，真香！女画家这么一说，大家用鼻子吸了吸，是香。村里一共三条街，小扣子和黄狗在烟火味儿里穿行，三条街都走遍了，没看见女画家在哪里。小扣子有些挠头，女画家会到哪里去呢？他看黄狗，黄狗也是一脸的茫然。再看黄狗，黄狗就抱歉似地把头垂下去了。他想，女画家会不会到村外去画画呢？于是小扣子和黄狗到村子外头找女画家去了。他们走过一个打麦场，又走过一个菜园，然后登上高高的河堤，小扣子把手遮在眼上，往四下里打量。黄狗也把头昂成高瞻远瞩的样子，鼻子里兴奋地直嗅。太阳已经出来了，阳光似乎还没化开，照在哪里都显得很稠，让小扣子想起女画家颜料盒里的柿黄颜色。麦苗刚长出来，等于在大面积的黄土地上打下一道道浅绿色的格线，格子都空着，还没写什么东西。一只黑老雕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把一群在打麦场觅食的母鸡吓得抱着头跑回村里去了。小扣子没看到女画家。他突然想到，难道女画家走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有些急，飞奔着冲下河堤，向女画家所在的房东家跑去。黄狗大概以为小主人发现了兔子之类，不敢怠慢，遂杀下身子蹿到小主人前面，一气超出好远。黄狗这样干似乎是作出一个姿态，让小主人知道它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。前面没什么兔子可追，它就停下来等着小主人。小扣子连急带跑，身上头上都出了汗。

那家房东的一个闺女前不久刚出嫁了，家里正好空着一间房子，女画家就住在那间房子里。听说事先讲好是租住，

女画家临走时是要按天数交房租的。可女画家住了几天之后，房东就把女画家当闺女看了，不许女画家再提交房租的话。是呀，闺女住娘家，哪有收房租的道理！

小扣子跑进房东家的院子里，一眼就看到女画家了。女画家还没离开他们的村子，这下小扣子就放心了。女画家正在作画，她今天画的是房东家的祖父。和往常一样，女画家身后站了不少人，在看女画家作画，那些人当中有这家的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子媳妇，还有一些别的人。他们都不说话，静静地肃立着，连出气都尽量放轻。在他们看来，作画是很神的一件事，他们生怕一不小心弄出什么动静来，把神给惊动了。女画家当然也不说话，她眼里似乎只有老人和她的画，目光只在老人和画之间牵来牵去。她微微眯着眼，把老人看看，在画面上画几笔。再看看，再画几笔。她下笔很果断，也很有力量，能听见画笔在画纸上触动的声音。老人在墙根儿蹲着晒太阳。老人七八十岁了，身体不错，晒太阳的功夫很深，蹲半天都不带动地方的。这正好给女画家作画提供了机会。老人身后的背景很简单，几层砖根脚，上面是黄泥坯。老人头顶上方的墙上楔了一根木头橛子，橛子上挂着一束干豆角，那是来年做种子用的。老人上身穿着一件黑粗布夹袄，头上戴着一顶黑线帽子。这种帽子当地叫作一把捋。阳光斜照下来，在老人帽子下面的脑际那儿留下一点阴影。老人的主要特点是脸上的皱纹多，多得数都数不清。老

人的皱纹无处不到，连耳朵的高处都爬满了皱纹。这些皱纹的分布和走向没什么规则可言，像是大地上的河流和沟壑，弯弯曲曲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老人脖子上的皱纹也很多，纵横交错，把老人的脖子分割成许多田园一样的小方块。所有的皱纹都固定住了，都很深刻，一眼看不到底，里面仿佛蕴藏着许多内容。老人的神情十分平静，安详，他像是带有孩子般的笑意，又像是含有老人般的沉思，对外来的女画家为他作画，并有那么多人看着他，他似乎并不觉得。

趁女画家调颜料的时候，老人的儿媳提出为公公换上一件新衣服。女画家说不用。儿媳又提出让公公坐在椅子上。女画家仍说不用。围观的人都注意到了，女画家画的不是老人的全身像，也不是半身像，可着整张画纸，女画家只画了老人的头像。这样的画，任何服装和座位都用不上。

小扣子一看见女画家画的老人的头像，心上就震了一下，眼睛就不愿意离开画面了。这张画像比真人大得多，小扣子长这么大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大幅的画像。画面上，老人面容黧黑，皱纹更黑。但仔细看上去，老人的面容黑得一点也不发乌，黧黑里透着温暖的古铜色调。这种色调不全是阳光造成的，阳光的色彩一般只照在表面，而老人脸上这种厚实的色调像是从皮肤下面闪射出来的。更让小扣子感到亲切和动心的，是女画家所画的老人的眼睛。由于眼皮加厚和下垂，老人的眼睛已不能完全睁开，显得有些眯缝。就是这

样的眼睛，平和得跟月光下的湖水一样，它什么都不用看了，里面什么都有了。看着这样的画像，小扣子不由地想起自己的祖父。祖父对小扣子是很好的，只要是小扣子一回家，祖父就愿意一直看着他，不管他干什么，祖父都不干涉他。有时祖父喊他过去。他过去后，祖父一点事也没有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拉住他的手就完了。小扣子不愿接近祖父，他嫌祖父脸上的皱纹太多了，嫌祖父的眼皮垂得太厉害了。他两手使劲往两边扒着祖父的皱纹，想把祖父脸上的皱纹绷平。在他绷紧的时候，祖父脸上的皱纹是平了，只剩下一道道灰线，可他刚松开手，祖父的皱纹便很快聚拢，恢复原状。祖父松垂的眼皮也是一样，他把祖父的眼皮揪起来，祖父的眼睛就显得大了，大得有些好笑。他把祖父的眼皮一松下去，祖父的眼皮似乎比原来垂得还厉害，让人失望。祖父从来不反对小扣子扒他的皱纹，揪他的眼皮。有时小扣子以为他把祖父弄疼了，祖父不但从来不说疼，还鼓励他使劲，使劲。祖父不在了，祖父死了。去年秋天，场里打豆子，小扣子早上还没睡醒听见母亲哭，就知道祖父已经死了。祖父没有照过相，也没画过像，他以为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祖父了。女画家画的头像使他产生了错觉，他以为祖父又复活了。祖父正慈爱地看着他，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祖父。看着看着，小扣子的眼睛渐渐地有些发湿，有些模糊，他差点对着画像喊了一声爷爷。

有了女画家给房东家的祖父画的画像，人们对老人就有些刮目相看。过去他们把老人的皱纹说成满脸褶子，现在就变成满脸的画意，再看老人时使用的就是羡慕的目光。人们以为房东家的人会把老人的画像高高地挂起来，去那家看过，才知道女画家已把画像喷了胶，收起来了，准备日后带走，带到城里再挂起来。女画家另外给房东家的儿媳画了一朵硕大的红莲花，让人家把红莲花剪成花样子，绣在布门帘上面的遮幅上了。遮幅是黑的，莲花是红的，分明打眼得很。莲花光彩烁烁，仿佛是在一潭清水上。这难免又引来许多爱花的人啧啧观赏，并把花样子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全村很快就开遍了红莲花。

女画家开始到野地里作画去了。她背着画夹子提着画箱刚出村，小扣子就看见了。女画家在前面走，小扣子和黄狗远远地在后面跟着。女画家走多远，他们也走多远。女画家登上河堤，他们也登上河堤。不过他们跟女画家不是跟得很紧，而是保持着一定距离。女画家终于选准了一处风景，摆开架势作画了，小扣子仍没有马上走近。去野地里看女画家作画的人少一些，在目前只有小扣子一个人的情况下，他不敢凑过去，他怕女画家跟他说话。不管女画家跟他说什么话，他都会很慌乱。等陆续来了三四个男孩子和女孩子，他们才结伴慢慢地向女画家走去。

女画家这天所画的是一片茅草，茅草的叶和茎都枯黄

了，只有穗子是银白的。茅草的穗子薄薄的，是一边倒，被茅草柔韧的细茎高高举着。每一根茅草的穗子单看都不起眼，把许多穗子连起来看，就是一片白，就有了些气势。田野里有风，茅草的穗子旗帜一样迎风招展。风大的一阵，茅草穗子被风抿下去了，抿得贴向地面。风一过去，穗子迅速弹起来，振臂欢呼一般高扬。茅草穗子的吸光和反光性能都很好，成片起伏不定的茅草穗子，把秋天的阳光吸进去，又反射出来，远看近看都白花花的，让人怀疑是走进了月光一样的梦境。茅草长在一片荒地上，面积并不大。可经女画家一画面积就大了，白茫茫的，好像一眼望不到边。在小扣子眼里，女画家画的画是有声音的，那声音是旷野里的长风吹在茅草穗子上发出来的，呼呼作响，一直向天边响去，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这种声音了。在小扣子眼里，女画家画的画是有温度的，温度很低，让人感到一种萧萧的凉意，一看就想抱紧自己的身子，并想加一件衣服。在小扣子的眼里，女画家画的画是有气味的，这种气味当然不是颜料的气味，而是土地的气味，茅草穗子的气味，还有风的气味。这种气味不能用甜或者苦来表述，因为它不是用鼻子和味觉分辨，而是用眼睛和回忆唤起。有了声音、温度和气味，女画家画的画就不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体的和深远的，就像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，让人一看就不知不觉走进去了。

小扣子看见，他家的黄狗突然跑到茅草丛里去了，在那

里仰着脸瞎看。不懂事的家伙，这样会耽误人家画画的。小扣子刚要把黄狗赶开，女画家说，不要管它。结果女画家把黄狗也画进画里去了。小扣子心里一喜，女画家总算画了他家的一样东西，他总算为女画家作出了一点贡献。上了画，黄狗跟平常日子不大一样。在平常，黄狗是很调皮的，老是闲不住。画上的黄狗在张着耳朵听风，显得很成熟，很孤独，好像还有些发愁。这样的黄狗让小扣子顿生怜爱，他真想马上抱住黄狗，把脸贴在狗脸上亲一亲。

女画家画完了画，问：这是谁家的狗？

小扣子还没说话，几个孩子就往前推他，说是小扣子家的狗。

女画家对小扣子说：你们家的狗不错呀！

小扣子眼睛躲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小扣子的脸有些红。

女画家问：你们这儿种荞麦吗？

别的孩子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回答不上来。这时候小扣子不说话不行了，小扣子说：种。

既然只有小扣子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女画家就只看着小扣子。女画家的眼可真亮啊，恐怕比太阳还亮，小扣子只看了女画家一眼就不敢看了。女画家还很年轻，除了眼睛很亮，她的头发也很亮，牙也很亮，嘴唇也很亮，照得小扣子不敢抬头。可是女画家对小扣子说：来，抬起头来看着我，我看你小子很知道害羞啊！